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九

康熙七年戊申八十五歲

後學武清縣徐紹康
武陟縣王　榕校訂

正月

九世孫世琛十世孫金桂鑑十一世孫廣紹容監刊

元日

天地祖先禮如徃年畏寒不能拜親友相知者就榻前為語

初七日

望兒赴程念伊之招

初十日

任託衡像贊有序任子宅心嘗從余遊殆所謂篤行

力學之士也戊申首春持其尊甫託衡公行樂索題余習託衡公之懿行而嘉任子能悅其親也爰命筆而屬之言　人生七十古來稀公今八十矣而聰明强健嗜欲若渴大年正無窮焉不所謂尤稀者耶人生有子爲事足公有子且稱好學而孫枝森挺麟趾正未艾焉不所謂尤足者耶余嘗過公之廬對公之鬚眉色笑光發盈溢于若孫環侍一堂元氣周徧諮曰仁者有後仁者有壽則公之享壽與後也豈非以修仁者耶修於己者深而獲於天者厚吾今而知天人相感之理矣

十五日

勉熙侯讀禮　邇來讀禮者絕無異平時予旣欲短喪葢亦有激之郭子近五十猶慕儼若茲獨矜過即墟慘情血爲詩至禮在人心一提即嚴師我聞古學人託根在孝思孝爲百行原措之無不宜澈海定園君廬居凜修持哀慕在吾親庇念豈容欺歉去慊即生學自無兩岐立身以顯揚入德夫奚疑

十六日

寄李吉占兼懷鄭蕃　二十年來輕去鄉婚姻千里

鬱相望短轅惟有牽羊往清餞何勞賣犬裝五嶽
壯游艱獨步百門長嘯待同行更思阿湛牀頭易
舊好新盟兩不忘

十七日

答戴嚴擧書　寄魏運陞書　二稿俱入集

十九日

曾孫用柔歸娶　曾孫歸娶老懷開家運綿綿吉慶
來順聚一堂孰是本範身應自女刑哉

二月

初四日

韓子名坤業以其兄子新字求贊　坤業四歲父死於難母沒慟母兼慟其父廬於墓者三年里人爲立孝子碑

初六日

子厚言別臨路口占　伊別詩有此[illegible]擕易歸孤竹敢負吾師道向東之句　擕劝翩翩過草堂不煩執贄姓名香論交應有信諾已無忝所生師所允

連朝論易兩心同且喜君歸吾道東孤竹褒夫生氣在頑廉懦立是誰風

初七日

梁以道字來云和來飯於歲前已作古輓以二十八字　未經謀面已云亡還韻空留照屋梁辛有同人能載筆　管教心事不淒涼

初八日

與崔玉階書

爲申見盟題卷　二稿俱入集

初十日

春分家祭　四時爲祭首春分祠祭西鄰易有尚孺慕孫曾隨拜起一堂利器氣蒸雲[illegible]見深易水燕山頭客合蘇門二十秋慮旅古人未得已故國又

恐作興州

十三日

燈下立見六人暨四孫一會侍余謂之曰老夫八十五歲矣賴天之靈心思不迷尚堪眠食爾等六人過五十者三近四十者二孫十二長者近四十幼者近十歲曾孫六大者巳娶室矣念爾大父不諱時予兄弟四人俱未有子今撫爾等三世頗知讀祖父之書此奇福也老夫清夜循省實不克堪且思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君子之三樂也老夫幼而得良友之提撕老復獲多賢之匡扶遐邇近

賢賓不揣虛心裁正老夫方自慚不能爲請益進
而語賢賓有以助我此又一奇福也又聞好名好
利兩者均之病道余自二十後甘貧守分矢不忘
存濟醫之志爲二親見背未伸一日之養而妻子
受享此惰何堪故粗糲自甘期常絕糧爾歸之匡
我愈切老夫之刻厲益堅時親知有憐予而督過
爾歸者爾歸欣然日人非有翁不能貧若輩烏足
語此耶爾是負雖日甚而色不變諒絕跡官府而
官府欲益隆之欲致一扁數而不敢受也又觀我
爲守窮我自視亦一奇福也賢使君每下旌臨之

與聖天子會頒表間之書老夫承之實悉過情今耄矣蘇門二十年屋漏中之疚惡不減而士大夫之獎譽日隆子當懼之願爾等之力學修業益前愆以永後譽勿悠忽輕度此歲月此更一奇福也

十五日

語二三子　讀前聖書有未欣合者當徐爲理會或十日或五日或百餘日其不可曉者終當了悟若廹欲求解意反晦矣晦晦相仍贅贅無已盡以後儒之訓詁依前聖之神化遂多覿面而失之道之不明多坐此遂將千里萬里賠將卽在目前楊敬

仲聞斷扇而悟本心所不復有贅言矣聞之不避原無可避也參之一呼即唯自不容不唯也學未至此夫子亦豈能强贅焉

十六日

客問貴人以謙遜自處見其容德如在寒士不疑於詒平曰此不識謙字也謙者內止而外順故其爲卦六爻無凶德如內不止而外順則爲象恭爲色莊君子欺世也以貧賤驕人者亦是內不止識得謙字眞自無所謂驕與諂矣

十七日

李古盤卜葬蘇門輓以二絕　癖意獨行恥俗同歲寒挺挺一孤松貴人欲見公不見聽背擔壺過夏峯　欠人二字未前聞切囑爲君作傳文自謂欠人人不欠遊魂飄杳一閒雲余嘗爲君作欠人傳

十八日

死生之說只原始反終四字已說得明盡或問人有既死而復生者曰此原生氣未盡絕也又問人有未病而先知其死者曰殆生氣已將盡也舊與一生相與交孜其嫁女慟未與交訣抵死欲開棺一見尚開棺而氣息微存不移時睜眼復生越七年

始殁使非此女則長逝者之抱恨何極而其子亦不知已實有死其父之罪夫子曰慎終慎之一字仁人孝子有無窮之思焉

二十日

蠱卦六爻專言幹蠱而以有子考无咎為主故幹父而危厲乃身亦得終吉幹父而有悔乃心亦終无咎總之以其貞也凡卦爻中未有云不可貞者九二幹母之蠱獨曰不可貞何也說者曰九二以陽居陰本不貞也然惟其不貞也是以得幹母之中道也若貞則反失幹母之中道矣此義至深誰則

知之

二十二日

謂獻甫孫婿與浩溥諸孫曰在昔有兩人者共學一慧而敏一朴而鈍鈍者有成而敏者坐廢蓋敏自滿而鈍中虛也從古大有爲之豪傑只要一箇虛心凡謬妄昏迷甘蹈非類者只是一箇自滿爾等誘染未深還是天機用事詩書等須循循進修只此便是佳子弟豈患不爲名人學士耶一生成就全係此時上蔡張子端王子志且年未弱冠開口發大議論津津古人椿齡孩提知愛知敬此皆識

等所目覩也撫育長養葆而勿失無人非赤子無人非大人此老夫所期望於後生小子者且非草草也勉之勉之

二十四日

客問處憂患之道曰易之一書下繫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第一節履德之基也者力用功之謂基謙德之柄也處儀有執之謂柄復之本恒之固也深根固底之謂本外拒內守之謂固損之修益之裕也蠲除本無之謂修充積本有之謂裕困之辨井之地巽之制也考鏡功力之謂辨安

止不遯之謂也潜入晉用之謂制見得九卦是聖
學定序易道淵源均之免吾身險阻之患而歸於
易簡之善耳二節著九卦之善三節著九卦之用
見聖人之處憂患者徒也反身修德德全不危以
發无憂患無患也非以憂患故修德而防危也孫
之至也

二十五日

余追思從前相與之人亦每有不甘與草木同腐含
歎同蟄者至書諸座右以自策勵及到歸結從文
章事功節義仍屬草草無可稱述乃知從前有志

之士功不專一行未足色且前且卻若任若讓非

談人也孫自譏耳孝功節義廹之而起文章行誼

隨時可勉有一事到家便自有一事任世真文章

亦須以真人品出之雕蟲非所貴也

二十六日

田治挺來云趙又元作古愴然有懷　憶君千里步

行來又元奉父命千里徒行來省上谷棲遲待我回余甲辰歸里又元俟

於保定再晤遂成千古別　好留孤館照燕臺又元貧未

順童子試

二十七日

史赤豹談長盜兩人者別久矣交各不同各有相得

也正在相念適田子治垣有丹徒之行觸一二君久

欲過而問焉臨路各寄問復爲此句　自計生平

不自欺兩人於我有心期誼投未有誠不應我固

一痴君兩痴

二十八日

新鄉孝廉段玉伯名廷珺以駁臣來贄

與玉伯語一則　武侯之言曰識時務者是謂俊傑

夫一時有一時之務一人有一人之時欲稍遊擲

焉而不可得也世士不識此義而以圓融隨俗之

人當之此眞學術眞事功所以寥寥也孔孟不能
轉春秋戰國之時爲唐虞三代而竟老於道途正
孔孟之時也欲稍違拂焉而不可得也我輩今日
第謹守我輩之時務一切是非毀譽付之罔聞故
陸子靜云抵據流俗必豪傑之士

二十九日、

劉公勇素手書爲寄此則　堯夫詩云卷舒萬古興
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黃石齋謂此等本領獨堯
夫能之紫陽亦謂堯夫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
又不肯深把手做才覺難便搜身退正如莫不可

為而不強為所謂知幾者乎夫幾者事之微而動之先見者也從來幾箇大聖賢大豪傑事不了結手之處只是於幾處看得分明故能卷能舒能出能入此身位置得停停當當任後之人崇擬求莊而我不開之以隙隙自不得而乘之聖學曰知幾名也日識時一而已矣公勇自長安寄余舊詩且索手書附數語於其後

三月

初一日

送盧有懷歸閩　極北極南各一天蘇門相聚廿餘

年君歸今夕余心慰萬里長風指顧間

懷大隱　塞外天高歷陣哀故人白髮獨登臺勞君

念我失相訊猶望鴻歸繫帛回

初五日

張仲誠攜廷舉暨內黃漢翌六子過訪夏峯越三日

六子別去而李子六人復來口占二絕并五言古

一章贈之又勉廷舉一章皆在初十日　投合一

朝千里輕入來我意已先傾麈揮舒卷千秋事天

向如來行處行　平生託契在江村上蔡依然指

示存始始終終匪不遠好進良友証崑崙　文雄

迴夏峯內黄來諸士教澤入人深門前洽咒隨斯

感在精神全非塗觀美咏送錫謙之今見王汝止

姚江再現身前後有同揆　勉延舉　之子遊章

來往反于飢里此中有至愛百行從茲始講書數

與聞性命微在只聖學重德行非以文俗異之子

慧心人能探秘密旨文業與師傳授有甚於營物

欲不能與流俗有所砥礪以語王生勉之以所止

十三日

贈張仲誠三絕　榮陽講院樹甘棠學道於今見有

讀去者在途來者續栽歌一日百年香　黃爾前

朔春邑深百泉此際好披襟從人指點今曾援起頑廉懦立心　君來不遠千餘里我去百門僅展此達路非難近路難離山一里柴山裏

十四日

文誠來書　前在內黃文誠赴夕來晤余樂與之言迄行又步郊外戊申春仲識觀我夏參黃及門士接踵至余曰文誠當來詣未幾而文誠已及門矣其容色辭氣較前更進余甚樂與之言顏行乞數言以當晤對余曰讀子百泉記遊於此道已見分矣聽只要時時提醒不可有忿心不可有勝心忿則

志勝則助聖學徹底工夫只是留必有事焉勿忘

勿助而已

二十一日

是夕楊王兩孫婿暨浩溥用霖諸孫會侍余出對云

問心在不在有對以責志立不立者省內政不致

者見善及不及者看意散不散者義鎭充不充者

余為之喜曰此皆求放心之路也時時提省則念

心可常在矣因為之語云心原無不在祇提知要

知敬此心渾然在也及其長也情遷物誘漸奪其

所在矣奪之淺仍有去而復來之時奪之深則去

不復返孩提渾具之全體斷喪無存所謂與禽獸不遠者無他皆只是心不在耳爾孺子輩只就今日之本念各各葆而勿失便可卜他日之成人矣後生可畏畏此也孺子輩勉之

二十二日

爲鹿江村先生年譜序　稿入集

二十三日

答呂文甫書　稿入集

二十五日

立夏前一日有述　無計可留春明朝即入夏蕉不

知惜陰空自驚飛馬　忙總逐塵尋問柳尋酒杯

賢愚同闕此生面待誰開

二十六日

立夏二首　春以成功去夏因得令來爽襟與誰尋

化育此中胎　日月雙輪轉乾坤兩儀陳孰為樞

紹是萬古有常新

四月

初三日

嵩祁適菴來訪口占以贈 有引　適菴雖寄跡禪門其

詩其文多肝膓之語於聖學極深且聞其接引書

生華嚮學蓋所謂禪而儒者也儒釋禪陰蝕吾道聖門之功人皆有異人與陽明論最上乘日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又另闢一宗門矣因書以貽之俾後之人知夏峯之道蓋不可與昌黎之大顛眉山之佛印一律觀也　何逍遙飛飛錫來相逢似舊老懷開逃楊逃墨得不用恰是個門好秀才

初四日

答錢升階　來書謂近日用求放心工夫此一言足盡學門之道又云終日守此了夫恐無長進則不

識所謂求放心矣夫心何以有放也邪念起而心始放求放心正是時時用閑邪工夫邪閑而誠自存其長進孰大於是覓夫先明本體本體明其用自充惕菴留心經濟經濟即所謂用也體用二字原分不開如衣食是體而飢而食寒而衣則用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不明於此并其體而并失五經四書句句都是用處

初八日

答適菴　稿入集

復許與三　稿入集

初九日

公望率洪子婿來會親此結姻之始也

十一日

毛惕菴與奏兒結姻是日親來投遞啟

十三日

讀諸子日言語忌說盡聽聞忌露盡好事忌占盡不獨奇福難享造物惡盈即此三事不留餘人側目矣

十四日

甚矣哉良心之易放也夫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難矣哉又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晝之梏亡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是豈人之情也哉聖賢說多少話心多少言語於此而猶不知警省甘與禽獸同歸可謂自暴之甚矣

十五日

途孫自館中歸語之曰在大人家作西賓須先令主人敬重若子弟方肯教不敢放肆然非可強求之

主人與子弟述我之言動不若與人處一味尊讓和易主人自不肯慢我矣其謗子弟述其忽其狎譁不可與理言答其知愛知敬之良而防其狎詐情遷之質終身成就正在家養時培基老夫邇來見的確不學不慮之良別無作聖作賢之路乾易知坤簡能人得之為良知為良能於孩提稍長時方能識認過此則無及矣向來何以稱榆箴果讓坐作榜樣意在斯乎

十八日

憶兒與裴把初緖婚投書

四月之內成婚姻者三家老懷竊自喜適拈二絕

君子何爲不入鄉祇因婚家作財揚靖安一案成

佳話遠邇談來舌齒香　一月之中三訂親素心

共照逈非塵寧爲聘裝爲大雅俗由來只在人

十九日

晨飯後用桑掃除　祠前鴿穢極其潔淨浴發來因

與之共淸几爐上之塵余因與立雅曰洒掃應對

便是精義入神即此推之事關仁孝何巨細精粗

之可言是在人識認而擴充之耳

二十日

讀邸初報婚書有僑居既變風俗古婚嫁因之定禮

謀從謀二字令人悠然興思夫婚姻之道富與富

婚貴與貴婚此人情之同然稍不相同則相形而

嫌疑易啟從來凶終隙末總皆起於論財甚至琴

瑟不調亦皆由此只不論財彼此相體久而益親

便是真骨肉便是好風俗夫子曰里仁為美擇莫

美於仁論財則不暇問仁矣

五月

初一日

問盡心從何處去盡求放心從何處去求曰未言盡

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仁人心也只理會得仁字
分明心便自盡不以仁存心心便放了求放心亦
只是令此心生意盎然心便來今楊龜山答謝仲
素云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
性是三者初無異也
問率性是如何曰事事循天理而已問知命是如何
曰事事循天理而已天地間有天理外之性命哉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問易簡曰龜山有言行其
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
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

箇自然之理

初二日

答戴滄州書　稿入集

初三日

答陳子石書　稿入集

初六日

答劉心洲書　稿入集

十五日

劉公勇銓部自長安寄詩見懷次韻答之　耄年終日黑甜　餘聞道長安惠尺書己分故人天際遠忽

疑衡宇對孝廬　九十猶傳寄家翁習琴堂吟聽

松風君詩廬王扱題日留琴堂與余夏峯北時知音稿北彈同調瀟湘

慰言附藥籠、

報劉公勇書　稿入集

十六日

題荆園小語　稿入集

二十日

陳不退覩子夏峯口占以贈　當世誰堪第一流幽

燕老將氣橫秋而今不乏荆州眼應識元龍百尺

樓

六月

初七日

題教言後　稿入集

題樂善銘後　稿入集

初八日

先考忌辰

十一日

沈廷臣字日俞順天籍來贄

十二日

王枚卜與注孫結婚投書

十五日

諒郭漢臣任岳立　余耄矣因憶從前所與之人有見爲少年老成而器識不凡者心切敬之曰此家之珍邦之寳也後其人果有以自見同人遂以予能相士夫予非能相士也人之厚德成敗賢愚皆人所自載彼各不能藏而吾何能爲彼藏也予三年前見岳立今見漢臣且得閱二子之試卷器識沈靜文復靈快余爲之喜曰此衛郡之望也因爲合眞致慶曰父子師弟之樂天地間最快事能享此樂者斷非尋常世味之人二子尤大家轉彰顯

師門在指顧間耳然余所望於二子者一為毛宗
舜一為林春則老夫亦與有緣矣

二十日、
鄭靜岳學憲偕程念伊郡伯枉顧草堂口占紀事
久向雲樵伴月耕轍深何事得虛名家浮四壁身
空老道在千年學未成遂逕喜逢聯[illegible]客草堂今
見聚星明祈承問俗榮襃朽不訝蹣跚禮數生

二十五日
龔渭公自成都寄故人鄭孟嘉府揆髮字至

二十八日

寄毛會侯書因李蘇九觀察漢中故付之

七月

初二日

示滄孫　人有謂不應考便不讀書而廢學者又有謂應考便壞心術而廢正學者此皆迂拘腐儒之論也夫讀聖賢書是欲做聖賢之人耳聖賢之人豈專存舉業哉亦豈有外於舉業哉茂才明經孝廉賢良方正皆非舉業也然皆精於經術[illegible]心學問之人舉業其緒餘耳爾入學矣既登士林從此立身行己躬修實踐者便自有在入孝出弟親師

取友無處非精義熟仁之地無時非考德問業之時先儒有云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日用為道則堯舜三代之勳也

初九日

徐兆齡寄節孝事三則　入承節錄續集

十四日

象山堂講語一則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學者學為君子也試自返獨知之地果能喻義否耶滿口是義滿腔皆利此不足論即平日皎然自好自命向義之歸也及熟察之念慮之微夢寐之

際有爲乎無爲乎未有不汙濁而負大疚者不自
疚仍自欺之小人也學何以有成子曰君子坦蕩
蕩小人長戚戚學[illegible]則吾心之無所爲足以自勝
自快而毫不發於外即欲不坦焉不蕩蕩焉不能
也義利之介學者大關有爲無爲兩言判定三月
不違其庶乎日月至焉恐猶難之

十七日

寄劉公勇　前有一札付駿臣想得達矣茲有言者
劉一六辭官人多謂不然其語僕曰無劉不斷處
但恐辭不妥耳僕深信其言之非謬渠欲借重代

爲一錢恐不見信借俟致其意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非道翁其謹望焉

二十日

陽明撫南贑越士王思與語人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人問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羅近溪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一翁謂之曰此君心痼疾可不亟圖瘳耶近溪愕然曰是予心得曷言疾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近溪驚起汗下執念漸消此二段要看得活潑陽明之不動孟子之不動心也近溪之不動强力把持

天體漸失故爲心病此等處極多學者要破此執

見方有自得

二十六日

元公曰人不幸不聞過仲由喜聞過令名所以無窮

也此語三尺童子皆知之而真實喜聞過者賢士

大夫且難之矣嘗思之凡有累於吾之身心者皆

過也知其爲過便宜改圖如今聲色貨利人人沈

溺於中明知其非是而樂與之相親非無欲斷不

能當下立斷知改過之難則喜過者曰不容易矣

子憂不善不能改又稱顏子不貳此是孔顏爭規

人過者切莫看得大輕省目中絕不見有喜過訟
過之人某某近有此意同人共勉之

二十九日

偶有所會　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卻因時未有常藝
飾已完難入口菊花雖豔不聞香經綸到手為指
點爽理隨心自主張運米搬柴皆妙道尚餘何事
數商量

八月

初三日

答崔玉階問學書　稿入集

初十日

坐月有引　戊申中秋前玉階太史過穀山堂盤桓數夕有結鄰之意諸兒環侍保汝每夕來坐月共話偶憶名酒飲嘉賓娛此良夜亦快事也忽劉嚴之孝廉攜惠泉一罇王參戎太史亦以聽櫓居家釀二尊至遂夕月下對飲纔傾一 酉款爾醺然助我譚興入夜志倦父子師翁之樂于與氏所以稱王天下而不與又安知此日之穀山堂非當日之天泉橋乎因拈四絕老懷志感盡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亦所望於諸子者殷矣　月惟秋乃淨相對

足從思今夕是何夕天泉橋畔時　此月照人久
古今誰得欺羲皇何世界光映只如斯　捐讓三
盃酒征誅一局棊理元無小大會得復奚疑　莫
妙惠泉矣聽槽豈識之淺斟燦理意康節是吾師
天泉橋證道　錢王證道至今疑疑者不知知不疑
利鈍兩根各有諸尼山教旨正如斯

十二日

王蓼航太史宋詩爲魏世八十壽兼寄琢溪　夏峯
門外從誰倚我友釣　豕欣倒屣闢顏先出尉羅晉
筆墨無多醉漸寂北闕夙將封事多西川近報去

堂吾十年將毋負君恩乎　上眞人僕石民蕭門有

叟陶樵漁一人當世熟知已絕學於今有所歸屬

齋大業全臣子始信一堂有太和倘徐何事洛口

耳對友遥思欲舉觴西望停雲山氣紫

十三日

午睡起　几上一碑稱閱之乃輝曾令陳益吾必謙

祠堂碑記其門人稱孝廉王遵道舉也記之日在

癸亥十月文極疏宕可喜余不識益吾益吾在蜀

中過白溝飲于度念余與伯順以余兩人爲餞收

齋友益吾其姻家也輝之循令益吾之後難得再

見益吾矣此稿宜珍之入蘇門遺事册勿令後之
人嘆徵文考獻之無從也

十四日

喜過一則　余嘗以聞過則喜見過內訟望同人然
清夜自省已實未能夫以己之所不能者而厚望
於人亦惑矣切思之學問一事不必求有功只求
寡過故夫子以不善不能改以爲憂又曰假年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遽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全是望
人心事此便是良友之益余嘗過徐上張洪崖以
司馬家居謂余曰天地間[illegible]不見改之人乎

余曰無之曰實有之不孝　汝言家余曰果有之子之不孝父慈來至湛盧曰先生之言是又一日因其弟之不孝而督過之以語余余曰獨不見象之不是方能化象令弟不讀書即不才未必至象湛盧遽然曰此余之過也子之過也聞過則喜司馬其庶幾乎

十五日

是日秋分家祭連朝霪雨晨得晴霽　秋分當月圓家祭值令節晚天氣清光靈應亦悅　耄年晚拜類左右孫曾孝祖父一燈明光同月永澈

坐月口占　一年一度過中秋今歲同人減瀟灑西

北兩陣衰且病老夫何自展眉頭　坐中多半少

年場除卻兒孫子弟行須叟蘇門常作洛八千里

外月同光　日照月臨共一天平陂俯仰默推遷

果能會得此消息便見羲皇世界間

十六日

或問如何行善事　在昔曾修闇自持今人惟恐人

不知只因念起有差別便是乾坤升降時

十八日

許州刺史令其子学学介詩　之主

二十日

與趙介玆語一則　稿存原本

二十八日

愴孫祭祀家祭予主之祭其祖母塋兒主之祭其母

愴孫主之

祝文　某月日不肖孫男某謹以豕羊庶羞致祭於

歷代祖考祖妣暨我　顯考顯妣之靈曰惟我先

德聿厚後蔭彌深越在他鄉積有歲月不獨孫曾

繁衍且幸先世書香不至殞越今四孫濬乃望雅

之次子也叨列邑庠雖不足光大祖德差可藉寄

書香昔人謂先世之燈常明不滅須後嗣之繼繼而勿絕望我祖父默啟默佑俾後之知覺不遠則先世之潛德益著茲於夏展敬修祀事神其如在是格之歆之也耶

日講錄存卷之二十九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三十

康熙七年戊申八十五歲

九月　　後學武清縣徐紹康 武陟縣王　聯 校訂

初五日　　九世孫世琪 十世孫鈴鐘 十一世孫紹敬 重刊

一心也約言之合意知物博言之合天下國家與身而後成其爲心大學八條目之中血脈仍是一貫正是此心之全體而心之發動在意格致者誠意之功離卻意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謂格致之後別有誠意工夫誠意之後別有正心工夫豈正心之後又有修齊治平

工夫耶

初六日

爲浩孫結姻王仲玉

初七日

生平與吾友講求此道者四十年似亦稍知路徑然說不清拿不定畢竟是義襲非集義畢竟是强恕非恕行今耄且病始覺得知只行其所無事道原須臾不可離劉念臺曰三十年來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遠人

初八日

語諸同人二則　人心虛明一物無累如皎日之在長空忽乘於物感或理或欲紛紛起滅皆意也而此心遂著於意上故曰心無體以意爲體而意之或欺或慊人不知而已獨知故意無體以知爲體而知之戒欺求慊非懸空揣度總歸著在物故又曰知無體以物爲體據此則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意無用以心爲用此之謂體用一原此之謂顯微無間　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爲和然未發而喜怒哀樂未始淪於無發而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蓋中自和和自中離不得中發未發

有時位而中和不得以時位言也故君子只戒愼恐懼於不覩不聞而已矣中庸末章由人所不見處一步推入一步直至無聲無臭至矣正是戒愼不覩恐懼不聞的公案

初九日

讀劉子學言有示韓參夫云力劃浮夸之習深培眞一之心又曰從聞見上體驗卽從不聞不見消歸從思慮中研審卽向何思何慮究竟庶幾愼獨之學參夫究乎布衣也嚴守程朱子從弱冠後卽與之友甲戌年同在武城劉中住三月餘遊學江南

渠曾與高忠憲遊歸而向予言之甚詳此在乙酉之前後從念臺遊則未及聞也音問久絕忽作古人矣讀劉子評恍見故人於字裏行間也

初十日

得安邑馬玉笋書喜而拈此　故人千里寄書來未及開緘顏已開更喜北堂耄且健綣摛不負養親回　言及忽經十七年君顏猶壯我頹然乘川治具延桐念儼似陳荀促膝前

十一日

天地間理一也得於心爲德本於生爲性純於心爲

情達於情爲才直於初爲命體於自然謂之天得
其一而萬事畢中焉而已狃於一隅迷之適方聚
一而廢百君子之所惡也

十五日

復吳竟貞焉振公諸友書　稿入集

十六日

予之刻宗傳也妄意以濂溪爲孔子之聞知以姚江
爲濂溪之聞知此一時之偶見如此然友人皆劉
予聖學宗傳其言曰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
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甚

追孟子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
可爲不孤讀之一快公先得我耶我先得公耶抑
南北海此心此理有同然耳

十八日

復馬三箏　與先生別十七年矣人生可堪此幾回
別乎每一念之不禁消夢三更去忽覩朵雲天半
來開封色喜捧讀神馳再詢阮兄悦兄鬢眉色笑
於字裏行間也先生歸來北堂康健之斕萊彩此
第一福德慈孝友恭一堂雍睦此從古大聖大賢
所不能必得而身享之者愉快當何如耶更喜山

括功課一日所接之人所行之事皆修悟之資修悟之功正陽明所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外豈有餘蘊哉曾子之推尊夫子也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宰予曰賢於堯舜子貢有若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然鄉黨一篇記聖人衣服飲食揖讓寢處而聖人之精神面目合盤托出我輩今日正要在此中修證所謂道不遠人道不可須臾離合外內動靜有無微顯窮通順逆一以貫之奚遑求氣體雖弱與於此覺無支離渙散處何指以謂同人同人亦有偕得及者恨不得與我

生暨諸似君一暢言之所囑構斯寺訓於後昆之
眞日治具招公堂以公業與衆新姻且先生舊好
也集諸兒諸孫諸曾孫庶伯順之曾孫謙于度之
子孫共醉先生之酒共飽先生之德與座前當日
之星聚盛當讓我輩今日之逕集且宗偶新成數

呈覧

十九日

河津阮生徒步來訪　千里徒行過草堂志能作主
氣偏揚受人針砭不合愠此是導人入道場

二十日

陝西李灌高尚一則　入取節錄

二十五日

復馬滄洲公孫書名騰次玉次驗　稿入集

二十六日

答趙寬夫問學書　稿入集

二十七日

滄洲李玉鉉字居鼎介曹子石趨來吉以書來贄

二十八日

讀易鈔六龍即元亨利貞分現之神而元亨利貞一
元也知此則仁義禮智信皆性中分現之神而仁

義禮智信一仁也諸儒說太極說識仁說主靜說

窮理說致知告太極分現之神一而已矣得其一

而萬事畢學者全要省得頭腦不然處處間斷加

何能統宗會源見宇泰天游之會

二十九日

答戴司農書　稿入集

十月

初一日

答趙承吉書　稿入集

答陳子石書　稿入集

答李君鼎書　稿入集

初四日

倩直李拔家傳　全文載原本畧入取節錄

初六日

為易經大旨六則

初八日

獲嘉王棻字蓉卿新鄉孫續緒配京張琰仲彬裴璘叔文郭璟暉孚伯劉若武豈心杜晉卿又顏同日來贄

初九日

初歸七子贈　七子及門已夕陽夷齊沮溺數相當

尼山為侍兼為友助我燭光輝短墻　堯舜可為

文可師為之即是夫奚疑各人試認生來面夜半

披衣起坐時　未停塵尾卷重開長幼欣承賜老

陵野色更無山隔斷信手拈來處處栽

初十日

與崔承一書、稿入集

十一日

衆山堂獨坐偶憶吾友之言曰院深人靜飢而食倦

而眠無俗事俗人擾亂此便是別有天地其樂不

可以言傳也又云某某正得意受享之時使復與
我相易而處彼固不能耐我之淡薄我亦不能耐
彼之濃豔人各有癖斷不能相强也

十二日

劉念臺宗周記畧、 稿入集

十五日

爲楊晉菴立傳入宗傳

二十一日

祝三無老人 上古遺民孰與儔蘇門山下 好巖修
少微彩與長庚燿讓我先探第一籌

二十四日

問人心道心果一果二曰非一非二心一也而人與道則非一矣道心者屬於人而不形於人者也此箇雖體物不遺實覩聞俱寂故曰惟微若乃人心即此道心之著於形氣者也乘氣出入覩夫寂然不動者殊矣故稱惟危然人心不可以人欲言欲字從危字見出危亦非專以從欲而得名也且只就動以天處言有多少變化無方在人心之危創是本體應合如是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人心而不惟危則亦物焉而不化矣只這人心二字

便自惟危的了或曰心發而爲意纔危又曰心之流弊爲危均非虞廷本旨也惟精云者非平察於二者之間惟一云者非去一心以存一心也謂於人心中認取道心令其至一而不容二耳至一則中矣精爲一設精字有功夫一則純是道心無從二者之說矣雖則純乎道心依舊只是此心非別將箇道心來換卻此人心也蓋人心之體一則安不一則危故有惟危之心體自宜有惟精之功夫危者安則微者著無兩事也虞城所見如此故謂性無不善心有不善支成無善無惡心之體言心

非言性也與此章議論正合

二十五日

保汝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謂無善之可名非有不善也此卻是陽明本旨又虞城之益友也

二十六日

楊晉菴曰格物之義後賢見詁釋未妥各出意見有謂格如格去非心之格謂去其障蔽而知體自現也有謂格至也至物猶言到物謂知不可懸空而致必到物上方可實用其功也有謂格正也 其物之不正以歸於正也愚以諸說質之後所揭

先生先生曰各有攸當要各實用其力併可據以入德耳愚以爲此亦未定之辭也聖賢立言當指實爲物如明德新民道也而命之曰物有本末則知此物字即前物字故致知之功即格此明德新民之物而已此學問簡易明白之功入大學者不必求於紛紛之說也晉菴之意固定一說矣然謂各有攸當四字八面玲瓏活潑潑地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須先格其非心亦必到物上實用其力方能去物之不正以歸於正二三說非截然三件也正所謂一致而同歸耳乃大通之見而兆孚何之

跡迷分歧路而成聚訟矣此朱陸朱王至今爲口
實也
二十七日
楊復所曰自古聖人無一箇不是誠之者此言最確
虞廷之危微精一孔門之發憤好古皆所以盡人
合天也
二十八日
從來看書多草草故鮮實得處有問虞城曰淡簡溫
三句歸究到人身上畢竟是何物如此曰這是形
狀中庸之德最恰當處又問何物爲淡曰性是淡

物語雖須是見得何以為淡又何以不濃又見得
於此淡處至濃艷而不可歛手方是有實得處

十一月

初一日

蕺山堂語諸子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眾也我輩默自省察恐不能不落在眾人
之中諸子請問曰一日之間動靜語默著衣吃飯
應事接人俱性命流行之會果能一一中情中理
而各有攸當乎不能也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誰不由戶獨不由道此皆行焉習焉而不著察之

過諸子請問曰孔子鄉黨一篇微言微動無不中理豈容有古人作則者心在而道從出矣舜之明物察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正是如此天道時行物生萬古不易而萬古不能著察其所以然明得此則維天之命與聖學之純俱可了然於日用之間矣

初二日

大凡逞才華弄聰明矜巳狹人皆曲學俗士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夫子之默識文王之穆穆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巳同一機緘故顏子潛心仲尼直從無

聲無臭處醞釀耳善學者從事於斯方是大而化
之聖不可知的路頭

初三日

虞城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是廢民
家道統之傳而歷代聖神都藏在這裏或疑其過
予曰卻是實理帝王之命主於民心民之視聽天
爲得而違之天且不能違之而況於人乎

心性同異甚難言矣虞城曰性主其靜以待天下之
感心效其動以呈吾性之能無是性心安從生無
是心性無以見

初四日

鄉野海問學問須有一段真實自得不可搖奪處方顛不破推不倒予適讀虞城集因語之曰即如此公亦各有一段自得也或問天可知乎曰天如彼其昭昭也何難知之有匪獨知之觸覺日用動靜無適而非天也又曰人亦天也惜乎不察而自小耳修道之教立命之功皆是樞柄在手而造命自我也又曰古今以來多少事變山川崩竭而天不動也國家興亡人物代謝而天不動也龍鳳虺蛇並出君子小人並進而天不動也而天之為天只

如是其無聲無臭而已如是其時行物生而已彼
無常變態竟不能逃天地範圍也故君子定性之
功當如是彼不能深造自得者而能為此言乎

初五日

邇有豔心學問者謂孔門七十二賢未必皆高第也
而血食萬年垂休不朽乃歷代帝王如漢唐宋諸
君卻不得與匹夫論優劣果何所挾持而得此哉
曰[illegible]之證夫子賢於堯舜矣堯則天舜協帝而曰
賢之且遠不幾於誕乎非然也此生民秉彝之同
然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遠而民幾與之相忘

得夫子之刪述六經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始揭
於中天夫子以後顏曾諸大賢周程諸大儒之統
緒又自夫子開之或識其大或識其小莫非夫子
之道所川流而不廢也是夫子為一元之主宰而
諸賢或職其會或職其運或職其世各有攸司此
種道理亘古今徹上下君所以君臣所以臣父子
所以父子兄弟所以兄弟天地萬物所以位育者
此一流人為之撐柱不使斯世斯民淪沒於禽獸
厥功大矣夫子當年思狂思狷思善人思有恆者
為存此幾希之一線千載下凡與俎豆之末光者

皆日所致思之人也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烏足與此一流絜長短而較重輕哉

初七日

鬮孫王　擕得故園書數紙驅車千里過蘇門老夫且喜身猶健祖德崇昌視有孫　詹云爾是皆然入偶爾斯言應有因但事爾祝孫爾于此中便具一完身　好將豪聚與松蘿供客負躍滿新多樂事當前無外慕謫和人意是天和

初九日

鬮張石卿作古因憶滙子美　上谷拯民望石淵逸

一人如何無病逝賦可百其身 石卿今在芝亭
美人云亡吾黨稱修士保陽稻耿光 二子皆習
友遊即交更深江村曾對榻一夕百年心

初十日

偶書 定志源從痛逆持志能作主氣應隨憑他哄
動天和地依舊寂然翕聚時

十九日

與瀾孫語 余南來二十年矣爾隨爾父在家守祠
墓此是人生第一緊要事凡立身行已進德修業
俱於此中探取便可為仁人孝子矣陡子掛學問

在理家物處于米鹽該雜而得其不容已之情況乎以長子長孫而代父主家祭祀先之禮其一二胣然不可解之情更當何如耶爾樸茂謹守之士吾不慮其敗度敗禮舅於學問之道未得大明須是於主腦處秉敬持察識擴充方是與鬼神合德底本領故學須先立其大楊習菴之言曰篤實之士可與入德爲其機知少而渾朴未漓也第惟其爲氣稟所拘耳有志者直以聖域爲歸有不囿虞芮之精一孔門之博約者所志不存焉此誠千古豪傑之襟期而剛惰者喪足以語此噫夫自學

問之道不明陷溺了多少才如聰明之士老夫幸
得良友夾輔切而不迷於所趨今耄矣於此道稍
覺親切故所望於子若孫者獨此事最為緊急爾
冢孫也上佐其父下攜其弟是在爾勉之

世儒謂陽明白沙之學皆自禪來予謂儒與禪有不
得不同者儒不必避也禪與儒有不得不異者禪
不能强同也如磨鏡然彼磨用以自照此磨用以
兼照故有自私與兼善之別

二十日

明代人才亦云盛矣萬歷十五年前仁賢術列天下

宴然嗣後新進張公當國但排意者即加斥逐且株連蔓引非一人並及閣衛門掌省吏部碩奕潤謝諸賢去國卒登鬼錄侍讀張陽和少宰鄧定宇少宗伯楊復所尚寶孟我疆侍御馬誠所俞揚尚晉耿天臺掌詹曾植齋少司寇朱見堂少司農張元冲中丞魏見泉吏部郎孟雲浦趙崑溟僉憲潙應京諸賢造詣雖有淺深要皆君子之人也惜志未盡展錄之以備後考

二十一日

兼山堂語諸同人　人生第一要務莫要於明學繼

之不明則君子少而庸人多也之治也與誰共理
天下未有無眞儒而能有名世者故學也者與賢
致理之要術也有一分學問方做得一分事業有
十分學問方做得十分事業由求必不能爲顏曾
蕭曹必不能爲伊呂天德王道總之在學術上取
齊先正曰有志之士當必以興起斯文爲己任
孔顏之樂程朱不曾說破令人縂從彷彿擬非樂貧術
非樂道皆月川孟我疑曰孔顏之樂仁也夫仁非
道乎既非樂道何云樂仁蓋日用間無礙無逆無
往非仁體流行所謂不違仁也不違仁即所謂不

改其樂也然非好學而仁何能不違夫子固自言之矣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夫子自謂不如邱之好學又獨稱顏子好學使非好學則離道而去仁也遠矣安能樂貧

二十二日

子曰可與共學諸君知共之義乎昔人謂二炭相燃其中焰生焰不在此亦不在彼而在相合之間蓋物聚而氣盛也分而置之不獨無焰且將不燃矣此有友無友之辨也共之時義大哉得共之義者漸而適道漸而立漸而權總皆麗澤之益夫子所

以樂多賢友炭愈積而焰愈光彼孤立無助者有奄奄待盡耳

二十三日

變化氣質當在持志上醞釀（蔡子雅嘗此做余今二十七年矣舉目視之者昨日也悲哉）

學問一事人果見到最急不可緩處自然歇手不得須見得古人惜陰所作何事也鳥之飛魚之游草木之生長亦均度此光陰人不惜陰亦物焉而已

二十四日

道可一朝而見不能一見而熟此從心不踰矩必有

待於七十之時

昔人謂教行功小明學功大蓋教行者祗得一人為

君子明學者可令人人為君子所以有小大之別

學不透性根本不固一有敗露便成僞儒矣戒哉

學人須是自己作主張得失毁譽如風雨晦明於太

虛有何干涉

學無自得剿竊他人一知半解强謂了然如此之病

最難醫治

能多容得幾箇橫逆愈見德學之淵深顏子犯而不

校全不動一絲聲色

天成就人全在拂意處驗學力

二十五日

孔聖八自謂無可無不可似無繩墨之可遵然萬古之繩墨不能外焉學之無其體也凡天地間之體皆其體也似之無其用也凡天地間之用皆其用也人人飲食寢處於其中非日用而不知則厭謝而不知自有至寶而自失之可奈何

孔子好古敏求其所好而求者何物耶又曰如不及猶恐失其所不及而恐失者又何物耶意者即與回言而終日不違者是邪其餘諸賢未之有聞孔

顔可謂千古莫逆矣眞所謂一人知己足不恨者

耶

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人第一等樂只一學字全

收之無奈其不學遂未免全失之

紹興蔡子莊名祖襄介韓子新會來贄

二十七日

語子莊　子莊蕭山人前有陽明後有念臺兩先生

明之大儒也眞如宋之程朱爲子莊生於其鄉其

所契聚觀感者久今過蕺山堂問學固知非泛泛

也自陽明以古本大學刻講論於紫陽後之學者

註今發之念慮出而有前孟子後孟子之論與予
聖學宗傳不約而合五十年企慕其人恨未得見
今乃得見其同然之心也夫四海內外千古上下
此心此理原無不同只稍有執著便成岐路朱陸
王朱小有不同正欲其會大道而拘曲之士枝外
生枝遂成聚訟此皆不明於學之旨也予雖竊守
其鄉之先達所采而至者聖學在是矣
二十九日
孫楊孟瑞子評　萬曆三十年間以儒自命者多矣
而洞然見道確然有守殷殷然以斯道覺人者其惟

流放驟平楊復所充而至於大暇然空中樓閣乎
致陽和本忠信以進德而精研卓詣處須證復所
一體熟近溪明德處孜孜不息新民處肫肫懇至
宛然有不厭不倦之風乎然知和而和幾於靡下
惡不恭矣然定宇昭曠瑩然操履儼然其風凜然
於千仞者乎然體文美而用未行中年化去其斯
文之不幸也玖楚侗以先覺自任接引懇懇而亦
若遺中未曉毀然猶有未斷之名根若唐州之張
恢琴川中之鄧如齋關西之馮少墟東省之周
齋皆闇然自修確然純正所稱慥慥君子非歟

十二月

初二日

答崔玉階　學問一事原爲自家安身立命入聖途

天所稱天下第一等急務第一等快樂者無逾於

斯然非天下第一等人自昧焉而不知求熾焉而

不敢任何幸耄年而猶得教之聚徒爲之張幟

助我燭光此豈偶然也哉非求異不苟同復有深

造自得之趣此所以欲罷而不能也格致鬼神辯

論胸中了徹筆無粘滯可謂發姚江之蘊矣正中

自有感之意在

初二日

答張仲誠　使君闢山人有謂其道未得行者僕謂萬世之事惟退處者當之赫赫榮名豈能與之較久近哉使孔子當年得行其志不過皋夔一流耳何能作萬世帝王師開之先正云孔子刪述之業在四句八九時公歸寺留意脈見楊晉菴與馮少墟論人心惟危曰凡純乎天理者不危純乎人欲者亦不危惟從理從欲可理可欲變動不測不可依以爲安者方稱危以此論人心可與以人欲言乎孔聖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此

形狀危字甚妙處然卻是論心之本體如是不干

以人欲言也此說或有當於高明因附覽

初五日

語諸子若孫　學問之事人之所是者勿便以為是須實見得是人之所非者勿便以為非須實見得非乃為自得邇來覺得方寸一點靈明是我真實家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與我都不相干

初六日

淵孫臨路示此　學人有三等一循理一縱欲一不理不欲第因循歲月而以常人自處識此三者宜

有所擇矣子輿云必有事焉又云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爾等須令有所事勿使茅塞其心識此之謂知及存此之謂仁守恐其未確而親師取友就正有道之謂好學邇來問業者動云無下手處夫惟不肯下手則終身苦下手矣其心茅塞也豈復問哉論語云亡虛約中庸之淡簡溫皆是人性蘊幽隱賢者苦心描寫出來未可草草看過何去何欲自體自認與諸君共相勗勉勿以常人自處則孝友堂家學永永勿替矣

初七日

答孫紫淵　前字已緘蓮陛復寄手札暨中堂公大詩至山野老生何足當大君子眷注至此且格骨清逸命意深遠拜教良多山樵不敢屬和亦有愧卑之意也近集原蓮陛就所存付梓敝腐之見僕亦未嘗聞所商與蓮陛言之可也至草野廷廟之談不敢爲立言之業何敢乞言於當世之賢學論乎即梧鄉公之序亦蓮陛之意非僕之所設闢且明史之修廟堂自有定議纂輯之人非所當預耶長安諸老亦有字言及僕已具實陳之矣

初十日

陳國鎮蹤路手書為別　宇宙間江河可使遷徙祖
代可使與替人物可使凋謝惟此學不可使一日
而不明吾稽諸唐虞而得堯舜稽諸三代而得禹
湯文武稽諸春秋戰國而得孔孟漢唐之世寥寥
乏人天人原道之緒猶在朦朧之際宋周程諸儒
出而天下麻者始稍醒矣明代陽明隙起振鐸斯
文予之師江村先生獨得其宗為吾黨開聯脉之
傳一時遠邇能𨓆及浸與起此莫非私淑江村先
生但江村得力姚江而一時有志之士皆知私淑
江村余聞昔人有持滌方異種者遺一粒於中國

初則共相訝之矣久則羨而愛愛而傳不數年徧
滿中國矣故明學者術德之意且又何患其久而
洽乎尊聞行知光大師門之業不能不厚望於吾
子於其行特賸賸焉

十二日

語熙侯　學問之道二帝三王伊周孔孟以暨周程
諸儒一言以蔽之曰止至善而已然善無聲臭止
無持循必修身有實功斯止善有實際蓋至善猶
的焉而修身則張弓挾矢以收命中之能者也故
一止善而旁蹊曲徑權謀功利之說無由入矣一

修身而後空偽虛飾智術愚之習雖容混矣故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獨念嘗曰
三十年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遠人諸修身也此
孔子之所以語曾子者

十二日

寄懷涿鹿王叟　屈指別來已五春每臨南水便懷
人燕南豫北千餘里遙望君家若比鄰

十四日

生日有述　我生八十五閱歷六朝君舊帝與新帝
野叟名具聞公車十二上表意寄斯文外臣容能

許何曾貢元纁一息不敢懈乘燭夜策勵[illegible]容逸

延集賀主氣氤氳此際陳疏亦先聲應亦欣

二十九日

除日　八十五歲又歲除皇天佑我老樵漁苟全性

命慨予願況復有兒讀父書　壁間歲歲一題詩

當境欣戚祇自知客裏逢除五十度擯門不[illegible]年

緣隨　明朝緗鬢又加年寡過功夫豈得勝衛武

耄將學益力燭光雖短敢安眠　學道時時莫一

闊眼前是道誰能分可聞不可非難學問只當年

已出摯

明代學者自薛王鳴鏵陳胡振響關後津津然天下始曉然嚮趨於學應從祀而未及入者倘自有人大約皆躬行君子但談鋒太銳恐躬之不副也倘為一詩示我同人

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璀燦總浮塵年來跡漸堪憐我老去空談恐誤人萬紫千紅渾是舊單枝獨葉漫誇新洗心藏到無言處此箇功夫誰認真

一場大事真是奇怪人都看得平常遂不驚奇無怪乎以因循而成暴棄也偶拈此句告我同人年來於平常中看得奇怪又於奇怪處看得平常方可登

聖人之堂入聖人之室爲聖人之徒也個個人心

有仲尼不求吾心之仲尼而求仲尼於仲尼愈求

而愈遠矣　試思孔門何所事經孫總只與不關

三千徒衆推思曾不事文章不入官　闕里門牆

老逸民東西南北莫棲身而今舊地輪奐萬代

君民拜聖人　道場大事有誰知漫自模糊拜仲

尼鶺鴒當年变面目聖人與我總差殊

示潛濟兩孫豎楊王兩孫婿　試思孔子何以稱至

聖顏曾思孟何以稱大賢爲其爲萬古斯文主盟

也使無孔子一流人則師儒之教不立而出世之術

義體義議沐恥無所招樹乾坤承請學術包天荒論
秦漢以下諸儒不得與孔子較優劣淵源功利誘
文武世遠言湮人漸與之相忘而孔廟無可日天
子以至守令無一處不奉祭嘗果何所折揖而得
此乎自生民未有賢於堯舜洵非虛語也後來讀
書者七八歲入小學人便呼為學生做秀才便稱
進學登第輔仍自稱為學生以其所誦者聖人
之言所習者聖人之事也余於功名之念久已不
到胸臆間子孫輩有業舉業而問學者余私謂其
志可言思之舉業何妨於學人自誤舉業非[illegible][illegible]

進學而論出入廟廷側聽四顧堂曰明倫才曰俊
秀對宮墻而勤仰止之思誦詩書而加體驗之力
則視焉一身便是聖人之徒昔日有熙月有將如
掘井之日就於深爲山之日就於高此豈非[illegible]
之最緊本分內之良貴彼縉紳榮身心之外者也
於學之不明也非舉業之咎也余向來以此豈同
人中之顯達者謂明學爲人生第一急務學爲天
下第一偉績今以告後生小子以稍舒爲人留新
八股之業微有隙明且脫而博一第子貢立身在
直顯親揚名在此當及時發憤學日求進毋荒嬉

松柏之貧高嶺瑩然如圭璋之列清廟斯謂之不貴

進學斯謂之真秀才不比之[illegible][illegible]致身者

要浮名耳春華耳終難以語聖人之徒務等[illegible][illegible]人

日譜錄存卷之三十終